

江西老表走廣東(二)

周雍能

——民二以後我和革命廣東的關係

派到古巴主持黨務

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雲南首義護國，五年元月六日，廣東革命首先響應，舉事於惠州，一度曾圍攻博羅，惜因龍濟光的大軍雲集，不支潰敗。三月底，鄒魯先生運動潮陽駐軍團長莫擎宇部成熟。莫擎宇的一團人在潮陽起義，直趨潮州，和潮州駐軍團長陳德春合兵一處，佔領汕頭。革命軍華南方面負責同志聞訊，急起增援，同志蔡德別組義師，攻入澄海。鄒先生也被莫擎宇迎到了汕頭去，我則和菲律賓華僑同志李思轅，立即投筆從戎，也進入潮汕一帶。當時潮梅各界驅龍討袁之志已決，曾經推舉莫擎宇為護國軍潮梅總司令，潮梅宣告正式獨立，莫擎宇尤曾一度向惠州進軍，準備光復廣州。可是莫擎宇却由於中了保皇餘孽，進步黨首領梁啟超的毒，梁啟超曾在過香港時力勸莫擎宇的兄弟說：

「你們可以起義，但是最好按兵不動，等雲南軍隊打到了廣東，再作計議。總而言之，按兵不動和留兵不用，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」。

因此，當鄒魯先生促請莫擎宇直搗廣州，莫擎宇便口頭敷衍，虛與委蛇。他只是一味推舉鄒先生出任潮汕道尹，主持當地民政。鄒先生見莫擎宇不足與為，他立即返回香港。鄒先生一走，我們這些同志也就唯有知難而退。潮汕舉義，終成曇花一現。

民五年六月六日，袁世凱病死北平，帝制取消，二次革命因而也告一段落。我却一直延至民國九年三月，始奉 國父之召，赴上海黨本部擔任幹事，隨侍 國父左右。那一段時期，國父正埋頭著述，起草「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」。黨本部沒有具體的工作可做，所以我在上海停留不久，便又被 國父派赴南美洲的古巴，負責辦理黨務和主持黨報。

當年旅居古巴的華僑，共有五六萬人，幾乎清一色的是廣東老鄉，就祇有我這奉 國父之命主持該地黨務和黨報者是一個江西老表。所幸自民國二年至九年，七年之間我已與革命策源地——廣東結了不解之緣，我不但能說一口可以亂真的廣東話，而且連生活習慣都已被廣東老鄉所同化。因此在古巴的華僑社會之中，從不會有人把我當「非同鄉」看待，而我在古巴前後兩年間，確也能和古巴僑社相處得水乳交融，打成一片。

古巴僑胞予我的協助，待我的誠摯，是我歷久難忘的。我在古巴的工作時間是民國九年到十一年，六年後，黨國先進鄒魯先生作環遊世界之旅，在他的巨著「回顧錄」中，曾有一段生動而精闢的記述：

「及（美國）羅省乘澳洲船至古巴，船中祇有黃面皮者四人。因知各人歷史，均有相當敬禮。但詛中國，詛民黨者，尚有人。及經巴拿馬，

見無數人歡迎，詢知全非私情，乃訝曰：『中國其興乎？民黨其興乎？』論調爲之一變。及抵古巴，見以電船來迎者已數百人，岸上更人山人海。歡呼者有人，失色者有人。其時船上乘客船員，口有言言吾人，手有指指吾人，知其觀念之變更，固不淺也。因同志及僑胞熱烈歡迎之故，所以我們在美洲所住的旅館，無不懸掛中國國旗。對黨務方面，大家都極熱心出錢出力，却沒有得權得利的觀念，組織也相當嚴密。這些觀察所得的結果，以及和同志談黨務時融洽的情形，實爲我遊歷中最愉快的一頁。」

如今，古巴淪爲共黨卡斯楚極權統治之下已歷多年，藉此留下一頁昔日黨務成就，以資紀念，而存史實。

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，陳炯明叛變，國父蒙難永豐艦，苦守幾歷兩閱月，直至八月十四日方始脫險安抵上海。古巴同志聞訊，歡欣若狂，旋即推舉我爲古巴華僑代表，赴上海慰問國父孫中山先生。我到上海後，國父曾連續召見多次，垂詢古巴黨務、僑情、黨報經營，乃至我個人的生活情形至爲詳盡。每一次談話的時間都很長久，某次召見時，國父曾命我就親身工作經驗，和個人見解，坦率的陳述意見。我受了國父的鼓勵，於是提出了下列的三點：

一、三民主義應該有文字著作，俾使世人容易瞭解，並且便於宣傳。

二、海外黨報主筆人選必須鄭重遴選，尙且需要加以訓練。

三、海外報刊亟須祖國新聞資料，應經常大

量供應，以利宣傳。

國父聽後曾面予嘉勉，他說我這三點意見都是亟待辦理的要務，他一定要儘快着手進行。所以，往後民國十三年元月起，國父開始演講並手訂「三民主義」，以及中央通訊社的成立，我固然不敢謂爲完全由於我當年的建議，所產生的直接效果，但是我的意見多少產生了一點影響，則爲當時同志所公認的。

幾度謁見長談後，有一天，國父指示我說：「你不必回古巴去了，那邊我自會另外派人接充你遺留的職務。你就留在上海，暫且擔任我的秘書。」

我聆悉指示以後真是興奮萬狀，留在國父身邊從他學習，我確信我的進益將會一日千里。

國父秘書香山旅長

十二年元月，廣東局勢又發生重大變化。在國父的通電討伐之下，滇桂聯軍直下羊城，陳炯明走惠州。時爲十二年元月十六日，距陳炯明叛變竊據廣州爲時僅祇七個月而已。二月十五日恰值農曆除夕，國父自上海啓程返穗復任大元帥，隨行人員只有譚延闓、路孝忱、周震霖和我，此外還有侍衛黃惠龍、馬駿兩同志。我們從上海乘「林肯」號南下，十七日抵達香港，登船迎迓的有國父哲嗣孫哲生（科）先生和汪精衛等。國父携我暨黃馬兩位侍衛同志下榻楊西巖先生港寓，接見各界名流要人，極爲忙碌。

元月二十日，國父曾於楊宅接見香港工商

界領袖，即席發表「裁兵築路」演說，濟濟多士，踴躍一堂，那真是極一時之盛況。二十一日我們隨侍國父由香港抵達廣州，先到省長公署，等候接見的各界人士越聚越多，均經國父分別晤談。同日，國父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，我仍擔任秘書如故。

可是不久以後，就有國父故鄉香山縣的方士紳代表多人，齊赴大元帥府求見孫大元帥，向國父訴苦。據他們說朱卓文先生在國父通電討伐陳炯明的時候，曾經在香山募集了好幾千名民軍，準備批亢擣虛仰攻廣州，後來這幾千名民軍未及出動，陳炯明便已被滇桂聯軍擊走。數千民軍仍然駐在香山縣，由於成軍未幾，紀律欠佳，時常有擾民的情事發生。記得國父在聽完了當地父老的陳情，當時就動了怒，他憤憤然的說：

「我身爲大元帥，但却連在我家鄉的軍隊都不守紀律，那怎麼可以！」

國父勸請香山父老回去，他說他一定立刻設法解決。接見後國父也曾迅即下令朱卓文先生，命他將所部軍隊一概交由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加以整編。然而我却不曾想到朱先生的脾氣竟會那麼樣的執拗，他對大元帥的煌煌嚴令居然堅不肯從。國父深知朱先生對我相當器重，由於多年交往彼此已成知己友好。他便派我到香山去當面規勸。我奉命後曾在廣州和香山之間往返奔走，幾經斡旋，方始說服了朱卓文先生，並且固請國父念在朱先生組軍討陳的煞費經營，一片苦心，任命他專任香山縣縣長，努力爲桑梓服務，建設地方

，一面仍准他保留司令官的名義，表示那支民軍依舊由他出面統率。另一方面則朱先生寄我以信任，由於我曾習過陸軍，迭次打過硬仗的關係，由他親手把那一支民軍交付給我，請我幫他改編

為一個旅，整理訓練，聽候大元帥的差遣。於是，我便從大元帥府秘書改任旅長軍職了。香山地大人多，素稱富庶，地方上每個月的收入相當龐大。朱卓文先生對我的整軍工作全力支持，他逐月撥

給我毫洋五萬元，作為我的整軍費用。如此持續半年以上，我把他那一支部隊整訓得實力強勁，成績斐然可觀。我則在治軍之餘，常川僕僕風塵於穗香道上，和大本營保持密切的聯繫。其時滇桂聯軍仗着他們驅陳的功勞，兵力又多，把持廣州稅收，包庇煙賭，形同割據，使國父為之痛心疾首，深惡痛絕。所以我曾暗中向國父提出建議，亟應聯合所有擁護國父的忠貞部隊，如

古巴總支部 列位親愛的同志 賜存



你們的老友 周雍能 敬贈
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

余於民國九年奉 總理命到古巴，負責發展黨務，開辦報館，任時古巴已有夏灣拿支部及介化連雲丹兩支部，幸賴 各同志之努力，僑胞之贊助，排除北洋軍閥使領館之阻難，不二年得到熱心黨員千餘人，開辦了民聲日報，成立了總支部，為本黨在中南美洲之新基地。至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，余奉命至美國宣傳討逆，代表同志回國慰問總理，奉命留中央任要秘書，隨從赴粵，以後遂在國內為黨服務。十九年奉命北吳考察，本想持但時間不許，今相列日久，屈指已三十一矣。遙望海天，常為神往。余親到古巴時，曾在民聲日報留手，首有云：飛難揮子，自茲別雲水，茫茫一葉舟。調到能，倘同難向也，應生死記心頭。今時來，台澎永志，同志存問之成意，衷心感激。故本至，近照以當面候。



作者於民國九年奉 國父之命赴古巴主持黨務，開辦報館，迄十一年返國，在古巴兩年間，與當地同志建立了深厚誠摯的感情，圖為作者贈予國民黨古巴總支部的首像與函件，時已在民四十二年立法委員任內。

我們暗中開始着手進行的時候，卒為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所偵知。楊希閔久已覬覦香山的富庶，至此益更要向我們下毒手了。於是，當有一天朱卓文先生和我雙雙同赴廣州晉謁 國父，有所請示的時候，楊希閔便趁我軍羣龍無首，突施襲擊，一舉攻入香山縣城。

國父和我最後一晤

國父在廣州大元帥府獲悉滇軍攻襲香山，他當下就勃然大怒，堅持要嚴厲處分罔顧大體，藐視綱紀的楊希閔。可是當年身任中央直轄軍滇軍總司令的朱培德，却以東江陳炯明復叛，廣州危急，他竭力的調處其間，結果是楊希閔部和我們的那一個旅，全部退出香山，而由 國父指派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所部的馮軼斐一師，在香山駐防。我們那支頗費苦心，訓練有成的一旅部隊，也就自此一剖為二。分別撥給湘軍總司令譚延闓，和中央直屬滇軍總司令朱培德兩部，作為補充。我則率領本旅的一部，撥歸湘軍系統，由譚總司令委我為湘軍第八路司令。

可是，香山事件爆發後，朱卓文先生和我，全都氣憤填膺，大為不平。我曾在諸事辦竣，部隊分割以後，特地請謁 國父，我說湘軍將領很

多，似乎不必由我這江西老表，再去軋進一脚。國父起先還堅持命我就任湘軍新職。不過後來他自己也提起，海外黨務，非常重要，國父認為我在古巴辦黨，辦報，都有很好的成績。時值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，黨的組織，已因黨章之產生而有重大的變更，所以國父在我的力請之下，終於應允派我赴美國、古巴、加拿大，南北美洲一行，向各地同志，報告全國代表大會的輝煌成就，並且促使海外各地黨部，遵照新訂的黨章，將各支部的部長制改為委員制。

文件，資料……什麼都準備好了，可是，當年由於容共，被共黨份子混入了我們的陣營，新任中央黨部海外部部長彭澤民，就是一個共黨投機份子，他在獲悉我的新任命後，不惜多方加以阻止，以致我屆時不能成行。至此，中央乃改派我為黨營的香港農報社長，負責整頓該報業務。於是我又由武裝部隊重新步入筆的隊伍，轉赴香港工作。

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國父北上，和推翻直系軍閥的北平當軸，共商國是，從事他生前亟謀全國統一的最後努力。國父係自廣州乘永豐號（後來為紀念國父，改稱中山號）軍艦自穗赴港，再改乘日本郵船春陽丸繼續其北上的行程。那一天，我徹夜無眠，午夜便趕赴香港碼頭迎候。一直等到凌晨二時，永豐軍艦方始駛抵香港，我和大批的迎迓同志登艦謁見，這才曉得那日國父也是夜不與寐，他和我們一握手寒暄，由於通宵達旦肅候的同志太多。國父無法逐一詳談。六點鐘，國父偕夫人，還有十八位

隨員，在我們迎迓同志的簇擁中，登上春陽丸。這時候，又有駐港日本領事，和吳鐵城、古應芬、廖仲愷等諸先生，約有三百餘人登輪熱烈相送。香港聯義公社選特地僱了幾艘小火輪，爆竹長鳴，歡聲雷動，跟在春陽丸之後恭送國父出港。誰知道，這便是國父和我們的最後一面。十四年三月十二日，國父終因肝癌不治，溘逝於北平協和醫院。

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鈕先銘著

定價新臺幣貳拾捌元請即購閱

「大江東去」，抗戰勝利前後，轟動全國，感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，如所週知，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，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。如今由「大江東去」故事中的主角，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，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，用入木三分的刻劃，痛快淋漓的傾吐，完成了曾經在「中外」、「春秋」兩雜誌連載多時的「還俗記」。承其交由本社作「中外文庫」第四種出版，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為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「還俗記」共二十餘萬言。三百餘頁，附以珍貴圖片，本書現已出版，定價新臺幣二十八元。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